

状态

我的乡居生活

□ 陆兴根

清晨六点，祖屋檐角的铁鹰在晨风中轻吟。我蹲在菜畦旁，指尖刚触到沾满露水的莴苣叶，露珠便簌簌滚落，在泥土上砸出细小的孔洞。退休证锁进书桌抽屉的第六个年头，我的掌纹终于被东洲老家的故土地重新雕琢。

很多朋友总说退休后可以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或是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因为闲时、闲钱、闲情都有了。然而，真正回归东洲老家的田园生活，才发现美丽无需诗意滤镜，它就在泥土的芬芳和四季的轮回中。

去年霜降前夜，我裹着棉袄蹲守在菜园，用塑料膜为刚抽薹的白菜撑起防冻保暖支架棚。月光下，薄膜上凝结的水珠坠落时折射出璀璨星河，那是我六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景象。那些在会议与文件报表中消磨的时光，竟不如这寒夜清透。

土地是最诚实的导师。清明种下的四季豆，若偷懒少搭一道竹架，藤蔓便蜷在泥里萎黄；白露时贪多撒下的菠菜籽，最终挤作青黄斑驳的补丁。如今我能读懂每片病叶的纹路：被蚜虫啃食的缺口如古籍残卷，霉斑则是土地用菌丝写就的警示录……

祖屋东边的树林总在清晨热闹沸腾，众鸟齐鸣，好似在举办“乐鸣东西”的音乐专

场。南边水塘去年放养的三十尾青鱼搅动水面，惊起芦苇丛中安睡的斑鸠。这些小精灵扑棱棱飞向老屋前院子，低空掠过晾衣绳，几根抖落的羽绒毛飘进摆放在一楼走廊新酿的米酒缸。我学着修补那张比我年纪还要大的旧渔网，据说是爷爷留下的。渔网覆盖在米酒缸上，好似时光穿越——不是办公室落地窗里遥望的流云，而是切实缠绕在指间的、带着百年鱼腥藻味的岁月经纬。老房堂屋里传来孙子、孙女们追逐的笑声，仿佛听到我儿时生产队大杂院里的喧闹。

早春二月，书房西窗的斜阳总在午后三点准时造访。温暖的阳光沿着红色书柜斑驳的花纹游移，漫过《辞海》金黄色的书脊，终于停驻在那只老式藤编筐上。筐里盛着母亲当年我高中入学时送的一双手套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1974年，人生第一次离开老家，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双手套。因为家里实在贫穷，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夜晚在院子里的月光下用东拼西凑的旧毛线编织成的。五颜六色的旧手套像被岁月洗褪，渐渐与天空云霞同色，泛着绒绒的微光。仔细端详，发现手套编织的花纹里好似缠着几根母亲的银发，我轻轻抚摸，含泪的双眼里折射出五十年前夜晚的月光。是啊，母亲在月光下编织的手套

里织进了白昼的日光，温暖着孩儿的双手与心房。

据乡里老辈世代相传，我的老家东洲沙最早形成于南北朝。因其地处富阳城东面而得名。东洲岛呈狭长形，东西长约15公里，中间稍鼓，南北最宽处约5公里，其形状像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鹰，更像一艘巨船在富春江上静泊。船首正好是富春江和钱塘江的交接处，这儿江面开阔，波光粼粼。早起看日出，晚来听夜潮。江边黄沙铺岸，隔江青山相望。

雨水季节，清沟疏渠挖出的铲铲清凉黄沙，仿佛带着南北朝时期的晨霜。我的铲子正悬在半空中，汗滴沿着木柄蜿蜒而下，在沙堆上洩出与千百年来岛上世代勤劳祖辈汗渍相似的花纹。土地就这样将不同时空的劳作凝结成珍贵的琥珀，而我们都是它掌心的暂住者。

老家儿时的小伙伴们都已两鬓添雪，相聚时却开心得像孩子般灿烂的笑容，也难以掩盖写在脸上的岁月沧桑。

暮色漫过篱墙，丝瓜藤在竹架上投下野草的影子。晚风途经院子里新垒的柴垛，裹走一缕缕松枝的清香。那些城市的喧嚣，终于消散在蟋蟀的夜曲里。

记忆

一棵苦楝树

□ 章燕蓉

我家老房子后面有一棵大碗口粗的苦楝树，是包产到户后分给我家的。

苦楝树生得不是地方，它刚好种在上山转弯的第一个角落，矗直的树干挡住了转弯的空间，每次邻居们挑着粪桶经过这里，转身就很困难，不得不拿下搁在扁担上的粪勺，用来支撑路的另一侧斜面，这样身体的重心力量得到补充，两大桶肥水顺利通过这个关隘。竹乡少有林木，生活中又离不开木头，脚盆水桶腌肉桶米桶谷桶……无论是松脆的松木还是坚硬的柏木，木匠总会合理运用每一段木头，相应地制造出各种木制品。

因此这么一棵不太受人待见的树还是被留了下来。

春天里，整个村被树上的花香蒸熏着，甜蜜的梨花、热烈的山胡椒、清淡雅致的甜香味的泡桐花，它们开得明艳，张扬且招摇。但老房子后面的苦楝树的花开得很古怪，它的花是淡紫色的，细小得几乎看不见，却一簇簇的聚在一起开得闹猛，花的香味有点刺鼻，有点像丁香又有一点像檀味，总之那香气带着药味，闻久了叫人头昏，可不巧这树还长在我家房后。

到了果子成熟的季节，这树结的果子更是不讨喜。别家的梨子柿子甜滋滋，而我家

这棵，看着枝头挂满黄澄澄的苦楝子，像是结了满树的桂圆，但都知道那果子有毒，连鸟雀都不来啄食。果子熟透了便自己掉下来，我曾捡起一个捏在手里，果皮软塌塌的，稍一用力就挤出黏稠的汁液，臭味扑鼻而来，那个气味沾在手上半天洗不掉。

调皮的男孩子把它当成弹子，只有这个时候，苦楝树下才会有那么一些热闹，孩子们围着苦楝树四周，寻找着可以当武器的果实。

苦楝树暗褐色的树皮布满纵裂纹，断裂的小枝变成一个个的树瘤，但不影响它的树干通直。

会爬树的小孩嗖嗖嗖窜了上去，我看着眼热，也学他们的样，双手抱紧苦楝树，双脚交叉夹紧树身，可身体全牢牢地吸在原处，丝毫沒有爬上去的勇气。男孩子说只有生吃螃蟹脚才会出现爬树的魔法。

我找到山溪里的石蟹脚，那腿腥气得要死，但为了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会爬树，我闭着眼咀嚼了一条螃蟹腿。

事实上我还是被封印在树干原处。

树分到户的时候大了好几轮，虽然它没有甜蜜的果子，但茂密的枝叶给我们家带来一丝阴凉，冬天里几挂未曾掉落的果子，在白雪枝头呈现国画似的美。它虽普通，这么多

年了，我们已经它当成了家人。

从一开始想要拿它当家具，到慢慢变成了“这树就这样长着吧”！

我们全家住到城里时，家里的家具都用上了三合板，老宅里面的家具扔的扔，烧的烧，而那棵苦楝树，原本父母想要做家具的念头，随着三合板的出现，就被留在了老家。

父母亲每一次回老家，都要汇报，“树还在”。

但有一次回来说树不在了，被邻居砍了。邻居想要建房，我家这树挡住了他家阳光，趁我们不在老家，然后偷摸着砍了这树。

父亲无可奈何，农村总是这样的，为了地基弟兄之间都会大打出手，何况我们都迁出户口的人家。

从此再也没见过苦楝树的模样，那童年里开浅紫色小花的树永远失去了踪迹。

或许它不讨人喜欢，所以人行道上没有它的身影。有时我想，这树可能活在逍遥的山里吧！那里有它的自在，它不用讨好谁，也不畏惧谁，就这么一年年地活下去。或许它心里明白，在这世上，有些东西本就不需要别人的喜欢。

赛事

富春江畔，奔跑的诗意与远方

□ 徐玲仙

清晨的曙光轻柔地洒在富阳中心商圈鹿山时代，这里是马拉松的起点，也是梦想与激情的出发地。起跑处，人群似春潮涌动。扎着哪吒头的小女孩牵着父亲的手，马尾辫随着蹦跳的节奏上下翻飞；白发老者将跑团旗帜系在腰间，在风中猎猎作响；身着汉服的小姑娘轻摇团扇，襦裙飞扬间恍若从宋画中走来。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如潮水般的人群瞬间涌动起来，向着前方奔去，开启了这场用脚步丈量富阳之美的征程。

踏上赛道，就仿佛走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富春山水画卷。跑者们沿着富春江畔奔跑，江水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岸边的绿树青山和古桥亭台。江面上，偶尔有几艘小船缓缓划过，船桨划开水面，泛起层层涟漪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春风拂过脸颊，带着江水的湿润和花草的芬芳，让人神清气爽，仿佛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被这轻柔的风一扫而空。对岸的山峦披着淡青色的纱衣，时而隐入薄雾，时而露出真容，恰似黄公望笔下晕染的墨色。偶有白鹭掠过水面，惊起一串涟漪，倒映着岸边垂柳的剪影，在跑者眼中幻化成流动的水墨长卷。

跑者们依次经过富春山馆。这座由王澍设计的建筑，宛如从山水间自然生长而出，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融，古朴而不失现代感。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，让人不禁驻足欣赏，感受着艺术与自然的完美结合。东吴文化公园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，跑者们

穿梭其中，仿佛能听到三国时期的金戈铁马之声，看到英雄豪杰们的壮志豪情。郁达夫公园，达夫先生故居的青砖黛瓦间，仍飘着文人墨客的墨香，让跑者边跑边想起那位才华横溢的文人，感受到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与热爱。

赛道上，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跑者们的身影。有青春洋溢的少年，他们步伐轻盈，充满朝气，每一步都仿佛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；有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老者，他们不紧不慢，用坚定的步伐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运动的执著；还有携手同行的情侣，他们相互鼓励，相互陪伴，在奔跑中感受着爱情的甜蜜与力量；更有许多身着奇装异服的跑者，为这场比赛增添了不少欢乐与趣味，他们或是扮成卡通人物，或是身着古装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，欢笑不断。

最动人的风景，永远在赛道的细节里。补给站的阿姨们捧着竹编托盘，将温热的龙门老姜茶递到跑者手中，茶汤入喉，驱散了早春的凉意，跑者在补充能量的同时，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富阳风味。30余个文化展演点热闹非凡：非遗传承人在展演点舞动东吴战马，彩绸翻飞间，古老技艺焕发新生；智能机器人举着加油牌穿梭人群，机械臂比出的爱心造型，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当一位坐轮椅的跑者在志愿者的助力下冲过补给站，全场自发响起的掌声，成为这场赛事最温暖的注脚。

赛程过半，体力的考验如同富春江的春潮般涌来。有人放缓脚步，大口喘着粗气；有人互相搀扶，用笑声驱散疲惫；更多人凝视着眼前的山水，将自然的力量化作脚下的动力。当跑者们经过王澍设计的富春山馆，建筑的几何线条与远处山峦的柔美曲线形成奇妙呼应，仿佛历史与未来在此刻握手言欢。汗水滴落在石板路上，洩开的不仅是拼搏的印记，更是对生命与美的礼赞。

终点线前，那位起初牵着父亲的小女孩，此刻正奋力挥动双臂奔向终点，发梢的红丝带在风中飘扬如火焰；老者展开跑团旗帜冲过拱门，旗帜上“跑遍千山万水”的字迹被汗水浸染得愈发清晰。无论成绩如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比富春江晚霞更灿烂的笑容——这笑容里，有战胜自我的骄傲，有邂逅美景的惊喜，更有与一座城市共同呼吸的感动。

暮色渐浓，富春江的水波依然温柔地拍打着岸堤。富阳马的喧嚣渐渐平息，却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了一颗奔跑的种子。这座将山水、人文与运动完美融合的城市，用一场马拉松告诉世界：奔跑不仅是对速度的追逐，更是对生命诗意的追寻。当跑者们带着满身星光离开，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完赛奖牌，更是一幅永不褪色的富春山居图——那是用脚步丈量的风景，用汗水书写的诗篇，更是一座城市与万千灵魂共同完成的浪漫叙事。



草木

刀下留树

□ 徐军

周二上午，我请了假，赶到老家青山头。母亲说眼睛不舒服，我给她挂了浙一的专家号。

母亲见我到家，就提了挎包来到车旁。她早就准备好了。我过去给母亲开车门。站在大门口阳台上的父亲忽然对着我说，房子西面的香樟树都快赶上三楼的屋檐了，平常还停满了麻雀，跟鸡抢食吃，他已让我姐夫抽时间把香樟树修理一下，姐夫说到时会把树锯掉的。

母亲接口说，院子里都是落叶，毛竹的，香樟树的，屋后小区绿化树的，扫也扫不完。房屋东面围墙边的桂花树，也没有用，索性一起砍砍掉。把庭院外的那株黑布林移进来，水果树种在外面没得吃的。

父母亲这么一夹攻，我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。香樟树，桂花树，包括庭院里的杨梅树、橘子树、香泡树，都是我花了时间精力“谋篇布局”的，现在他们要挥刀相向，我怎么也接受不了。

“要砍你们自己去砍，不要叫我。这株也砍，那株也砍，我看你们是太空的缘故。”我一边扶着车门，一边朝着父母亲发脾气。

房前屋后的树，父母亲为了给菜地腾空间，不知砍掉了多少，为此，我没少和他们吵架。

“这些树都是我种下去的。你们就知道砍树，砍树。”为了阻止父母砍树，我有点语无论次了。我这就这样，一激动，会前言不搭后语。

“什么？你不要弄不灵清，这些树是谁种的？”母亲毫不示弱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好去看眼睛了。”父亲担心事态失控，连忙阻止我和母亲。

我和母亲这时也冷静下来。母亲坐上车。我发动汽车朝浙一开去。在车上，我一声不吭。母亲也沉着脸。我想想不是个事，率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你要砍桂花树，还不是想给菜地弄点阳光。你们种菜的地还不够多呀？菜种起来你们自己吃，我以后不来拿就是了。桂花树不要砍，十多年了。再说了，黑布林是落叶树，光秃秃的，种在院子里哪里好看的？你要是觉得黑布林种在围墙外会淘气，我把它砍掉就是了。”我索性挑明了母亲要砍桂花树的心思。

“院子里都是树，都是树，树哪里好吃的？”母亲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。

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暂时搁置这件事。

到了浙一，先量血压。母亲量了血压后在候诊室就座，等着叫号。我看看还有时间，也到前台去测血压。145、82。血压高了一点。回到母亲身边，母亲问我的血压情况。我告诉她近段时间血压不稳定，有点担心。所以这段时间家里的活不太敢干。母亲听了没说什么。

不久，叫到了母亲的号。专家告诉母亲，上年纪了，眼睛也要保养。

“上年纪了，宜静不宜动。家里也是一样，大动干戈的事不要去做了。适当活动活动就可以了。”我话中有话，暗示母亲，庭院里的树，修剪修剪是可以的，但移栽、砍伐，还是要谨慎。

看完医生，配好药，已过了12点。我带母亲到医院食堂用了餐。用餐期间，母亲跟我说，要是家里没有人，她一个人到医院看病还真的是不行的。

离开医院，驱车回家。我们是下午1点半左右到家的。父亲早就在屋门口等着了。母亲进屋在沙发上坐定后，父亲要拿八宝粥和牛奶给我吃。父亲还是把我当小孩子看。

我从车上取来双休日就给父母买好的旺旺雪饼和黑芝麻糊，给他们放在茶几上，转身打算回单位。临走的时候，我跟父母商量，香樟树，过几天回来截掉枝杈，而围墙边的桂花树，就不要动了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听你的，听你的。”没想到，母亲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